



真水無痕

黄尧散文选粹

黄尧 著

人的短性被文学夸大、美饰乃至虚拟，无法趋及真岸令从行者目迷神离痛苦挛缩，我听到自己骨裂的声音……然而只要独行不辍，我多么祈望前面是一片虚幻的水景，即使蒸腾着腐气，即使泥淖不能承足，即使微曦顿成黑夜……只要我呼出的是生生气息，带给衰草的渴望。



云南出版集团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真水無痕

黄尧散文选粹

黄尧 著



云南出版集团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水无痕 / 黄尧著. -- 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
2015.2

ISBN 978-7-222-12813-2

I. ①真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16691 号

真水无痕 黄尧 著

责任编辑: 苏映华

装帧设计: 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书名题写: 黄尧

责任校对: 刘焰

责任印制: 洪中丽

出版: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// 发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// 邮编: 650034

网址: <http://ynpress.yunshow.com> // E-mail: ynrms@sina.com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// 印张: 22 // 字数: 300 千

版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刷: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书号: ISBN 978-7-222-12813-2 // 定价: 45.00 元

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

审校部电话: 0871-64164626 印制科电话: 0871-64191534

自序

这个选本是从2005年至今近九年我发表的散文中选出的。凡此前发表并已经收入《衣我者》《云烟渺渺》等散文集的篇什不再收入。发表在各大报刊诸如应各类征文之邀的文章不收、纪念性文字不收、繁多之序跋类除一二率性之作亦自许不逊之外的不收。总二十五篇，分五个单元，是为看起来整齐也便于阅读。其中文字较长的因报刊所赐篇幅有限，只部分发表过，本人选编时又做删削，择要而已。应当说明的是，我偏重于地方报刊发表的作品，如《云南日报·花潮》版，近十年累累不弃陋劣，每岁择一二短章刊出，十年竟垒抔土，可葬心瓣矣。内中偶然成束如“昆明花事”者，为该副刊编辑王宁君攥局促成，不然，以我的疏懒，便不会有这些文章刊布出来。若结集得成，我当深深鸣谢。

我爱重散文写作，以为散文精要在“情”。生在当世，真情稀绝，更苦者，若以拳击缶，无以回应；闲常往来，多乘面具，而屏蔽于文渊，如鱼得水，身心悠然。次在，散文需讲求于“识”。即使一孔之见，应精当真切，传播一点实有而非虚拟的东西。而今，无知公行，伪巧成风，深惧形骸放逸者，又不免清守。然逼“情”而追“识”，有此“二难”，如抵逆浅浊，其间之苦，有如心病，成一文如服下一剂“药”，虽不至“通泰”，但得一“爽适”，可延余年，此散文妙秘，不可不传！但说来也存恨憾，这些文章仍多轻浅。有铺陈絮絮者，加感觉言语艰涩，必滋厌烦。好在读者自取，好取恶弃罢了。至于错讹，谨此就教方家，以深戒于余之不敏。

是为自序。

2014年2月农历雨水于江东

目 录

自 序 /1

第一辑 昆明琐屑

向 火 /002

绵 纸 /007

“斗虫虫” /011

“过老年” /017

亮 瓦 /026

辛卯流年之·说米线 /031

古树之死·大叶杨 /041

古树之死·唐梅 /046

第二辑 飞花如梦

莫道海棠依旧

——昆明花事之一 /050

天桃记

——昆明花事之二 /054

金银裹就懒梳妆

——昆明花事之三 /060

金凤别传

——昆明花事之四 /065

一峰一花一指 /070

第三辑 地理时空

“水经”注昆明 /076

顺城一条街 /090

长江第一湾 /097

追“陶”记

——建水紫砂陶随访 /102

见字如面

——书法侧面的墨色风景 /111

第四辑 史传本纪

滇池影事

——1949-1979年的档案回放 /120

茶花影事 /227

大理释说 /297

我的酒史 /309

第五辑 袂间墨迹

涅 美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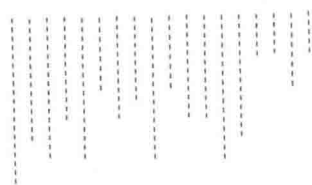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艾傈木诺诗集序 /338

菩提风语

——禾素散文集序 /343

第一辑

昆明琐屑



向 火

昆明人极少有不知“向火”是什么意思的。但细说起来，“向火”不全指“烤火”。“向”隐含着与火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暖身而已。仅仅这样说，似乎未尽其意，“向”还尤指一种身形姿态：有人招呼“来向火！”围上一炉（盆）火的人，必定伸出双手，就着扑来的热气，团团手，连连搓捏；胯、脚也舒开了。习惯的说法是手脚暖和了，周身也就暖和了。那情形，大有集体履行仪式的样子。用人类学家的话说，是对原始“拜火”的回忆。

现时，取暖的方式变了。即便是水气供暖、热风机、石英炉、油汀等现代取暖工具，能在短小时内，造成居室暖和，却也有一个“向”的问题；中央空调的出风口就有设计安装的讲究，避免一切不适。可见“向火”，有其科学原理的不可变易性。只是，不见“火”了。在现代的隐形词典里，“火”是有害的东西，要“消”要“防”，要吃药来灭杀的是“火”，连牙膏广告、饮料也以祛“火”做了卖点。“五行”之中，现时“火”最没势头，大略的原因是一切之一切都“过火”了；或者初视奄奄，瞬即炎炎，继而靡靡漫漫，酿成灾难——人们的警惕还是对的。

警惕归警惕，警惕不料之中的事，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。“玩火”者有之，那与自然的火很少干系；但孩子的“玩火”酿成火灾，却时见报道。我的邻居的孩子，五岁，“玩火”成癖，他的年轻的妈妈说：这孩子怎么啦？——孩子“没怎么”，就没见过“火”。燃气灶里“打”出的是蓝色的火苗，他爸从宾馆里带回来的火柴盒，有成排的“红头小棒”，嘶一划，能出红黄的跳跃的火苗，团住它能烘热手指，当然也能点燃报纸，生出大堆快活的火苗；还能将爸妈的结婚照（那时没有这宝贝儿子）变成黑卷筒；也能叫他的变形金刚“变形”；叫绒布白熊变黑熊；当然也能点燃床单、

被褥、落地窗帘之类；更能唤来“119”和邻居的抗议。医生给孩子的结论是“多动症”，孩子妈回来说儿子得的是“小儿神经病”，姥姥护着孙子，叫孩子伸出舌头看看说：“上火了！前日就不该给他吃那么多柿子！”——孩子真的便秘，三包“白术散”下去，孩子蔫了——姥姥也是对的。

向火，如果仅取其字义的话，大约是所有动物，包括人类的一种自然属性；“玩火”也就是孩子的天性了。实在说，中国，炎黄传代，自历朝天子至草民百姓，无不有冬日“向火”的传统。故宫各个寝殿，都有火盆，专供皇帝和他的戚属向火。所用燃料大约都一样，是栎树之类烧制的干炭。“卖炭翁”卖的那种东西。“两鬓苍苍十指黑”，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——这“贱”，换种说法，就是消费的普及。

昆明的冬日不算凌厉，但农历霜降却是一个节日，清代绿营中有“迎霜降娘娘”的盛大列兵仪式，所谓“武边重在迎霜降；文边重在迎春分”，道理何在？不得而知。文士喜春，是骚性使然，可以理解。“武边”盼秋，也总有些意向是可以揣测的，秋临万木萧索，不致掩蔽地形旌旗，固有“秋操”，来演兵习武，宫廷则热衷秋狩。“春秋”二字可代岁历，自古皆然。至于“迎霜降娘娘”，昆明亦盛，届时于演武厅中央竖火焰边三军司令“蜈蚣旗”（蜈蚣是火神），众军将冠簪红缨，服红袍，皆重火色。至于老百姓，闻三声号炮，就将早早打理好的火盆置于堂屋正中，生起栎炭火来。昆明话，或字词，例将“栎”混作“栗”，专营烧炭的“翁”们也是这样写、认的。原因是昆明之木炭，大多取用麻栗树，麻栗与栎同科，又作麻栎，故无大错。但昆明人对向火之木炭，认度颇深，到了苛刻的程度，恐怕国中莫比：栗炭取材至少有三种，白、黄、红三种麻栎，红、黄栎质地最为紧密，加之窑温控制适度，烧出的干炭分量很重，扣之有金属声，俗称“干精炭”。干精炭无烟易燃，发火最力且耐久，焰色三层，内中舞蓝，次有黄绸飘摇，外层则红绸翩翩，灰烬绝白，轻盈如雪，了无残迹——那是焚化了一个世界的精髓。

“干精炭”之外，又有“泡炭”，是杂树烧成的，质地疏松，火力稍欠；再次是“孚炭”，成色更杂，多由水旱冬瓜树烧成，生烟，无焰头。但无不顶了“栗炭”的名义。即便半个世纪前，“干精炭”也显得金贵，中等

以下人家，一般买了一个席包的栗炭，首要的是将铁实的干炭挑拣出来，做紧要时使用。向火用的火盆是敞口宽沿的铸铁盆，由木架托底。火盆一般不配用火钳，而是用“火筷”——两根由细铁链连接的长铁筷子，可见地位优于柴灶。至今大理、剑川等地还有黄铜铸造的火盆出售，明黄锃亮，光可鉴人，又有镂花算子和黄铜火筷相配，其形制与宫廷器用略同，应了浮华世风。火盆加上一个铁算子，便可以任意烧烤饵饵之类的吃食。到了过年时节，向火之一大节目就是烧饵饵、烤糍粑。糍粑只需近火，即发泡，膨胀，糊香诱人，揪一点拉成长丝，蘸上蜂蜜入口，细糯爽甜，滋味无穷。我们一班孩子宁肯烧橘子、烧梨，烧各种怨恨和喜欢的活物。橘子烧过是苦的，但可治咳嗽，梨也一样；用铁笼子烤白果（银杏），最为奢华，白果也有温补功效，从滚烫的白壳里剥出碧玉般嫩润的果仁来吃，是上上的“牙祭”。入秋之后，炭火上茶炊之丰盛，为一年之最。用猪肉炖臭参、“小白蕻”，辅以黄芪、当归等，是昆明传统的进补药膳。但孩子不为治病，只为“玩火”，至于躲开大人的目光，用瓦片烤蜈蚣、“鬼蚂蚱”，只是温习人类自有的酷虐而已。大年三十，又有烧皂荚的习俗，其意不可考，总之同禳灾不无关系。但炭火上慢慢吞吞燃烧的皂荚所发出的奇异气味，真不可名状，那邈远与神圣，简直可以相信此时的所有祝祈，必可绝地通天。

总之，一大家子人围炉（盆）而坐，比闲常任何时候都要亲恰。栗炭火时有噼噼啪啪的细小火星溅出，与茶炊的吱吱声相配，是微妙的交响；如果煨的是药罐，药汤自纸盖中沸出，则满室苦香，平添一点温慰与安全，世态炎凉尽在一炉。火盆之外，长辈还享有“烘笼”——一种手炉。昆明的烘笼有一个中等的钵盂大，瓦胎，外有竹编的笼，从火盆里拣红炭一小堆，置于烘笼中，可暖手，耐时很久。一个老太太怀抱烘笼的样子，真有享益岁时的意味——有火，才有人家，火是比屋厦更重要的。说这家人香火旺与不旺，实在不独指子嗣的衍盛，祖宗灵前香烟继续，恐怕还指有无这样其乐融融的“小康”情景。普通人家的习惯是在大家向火之后，将火盆端到爷爷奶奶的屋里去“暖屋”，依辈序，火盆不断转移。将一个大庭院的几所住房“暖”过之后，便将仅有余烬的炭火端到院子

中央浇水泼熄。冬日的向火“仪式”始有一日了结。

其实未了，孩子们拣来栗炭的碎屑，在一个个自制的铁皮罐子里点燃之后，就是自己的火炉。这种用钉子在底部穿了成排的眼儿的小炉子，往往有一个铁丝耳子，长线吊了，在空中一甩，“炉”火熊熊，不少炎然大气。上学的孩子（当然是男孩），三三两两提一个甩炉，漫天舞动，是那时最常见的情景。

云南边地，林木资源丰富，但即使僻远，一个寨子也有村规，薪炭林是专门划出来用的，大体能做到采育平衡；20世纪50年代“大炼钢铁”，罄尽木炭来炼土铁，山荒地老，林木尽摧，据说海南黄花梨也拿来炼铁——黄金熔了尚可再铸，贵比黄金的黄花梨烧了就没了。这说明“向火”一族的破坏力十分了得。“炎黄”是不是暗含某种文化毁灭的宿命？

如果不是遇上全球变暖，“炎方”世界！正常年景的昆明，总有“极寒”的数日。所谓“深腊”，大约在农历冬至（数九）前后，有那么几天，瓦沟上可以吊冰凌，小河流起薄冰，零下二、三度。飞小雪，偶遇大雪。边下边化，如夜间降雪，即漫野被白。乍看有点像北方的样子。昆明人高兴死了，以为瑞兆。但“快雪时晴”，一会就化了。稀客而已。但将近十来天是真冷，天是碧蓝，地覆白霜，肃杀之轻快，直如马上飞刀！

季节转换，该冷就冷。如无此“伟大转折”，流年必无顺利。

这时候，孩子“取暖”的方式是沿墙站着“挤油渣”；20世纪60年代有了“蜂窝煤”“炼炭”（焦），风炉始盛。土胎、铁皮风炉形色各异，“云大风炉”因采用一种保暖性奇好的红黏土做胎子，而名声最著，于是又有仿冒，要得到一个“正版”，殊非易事；但蜂窝煤以生煤灰为主要原料，磷硫等有害杂质不少，很呛人，酿成煤气中毒的事年年发生，“向火”终成“畏途”。后来就有今天所享用的一切，但有异端衍生——“羊肉串”串出“烧烤”，至有烧烤一条街，夜市兴隆，通宵达旦。又有山林禁伐，资源告罄，黑市栗炭卖到30元一千克。于是，又有“竹炭”，广西等地产，纸箱包装，价格形制跟“年货礼品”差不多。我们的孩子必须从烤肉串认识“火”，从“电烧烤”认识“电”，从瓶装“纯净水”认识“水”——这同在自然状态中认识“火”“水”是否不同？我们的后代，后代之后代

是否将成为“压根”就没有文化的一代？如果，“火”与“水”在他们的生活中除了“消费”，并无其他意义，而“消费”又依从自由选择，他们又何必承担对生态对文化的责任呢？

现代科学证明，包括栎树在内的原始次生林，是大地上涵养水分最丰最持久的植物群落。人类面临的世纪性水荒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森林资源，尤其是水源林地的毁坏殆尽而酿成的。我们烧掉了人类自己的“衣胞”——人类岂止是肉食动物！“亲近自然”成了人类无奈的自供——你要走很远，驱动你的四轮车，逃离城市的坟墓，到那陌生的边陲，在自己蚕食的齿状的边缘，才能见到淙淙流动的透亮的“水”，见到不是“家具”的树，不是“炊锅”的泥巴；见到野地里那与太阳同样明亮的荒火——以便“恢复”人类文化的原始基因，复原数千年来关于“水”与“火”的“概念”。这一“文化”的“苦旅”意味着什么？

告别“向火”之后，当然不必让孩子时时记起我们是“燧人氏”的后代，但“火”之“种”是要衍传的。只有黑暗不再到来，普罗米修斯的“盗火”才是具有永久魅力的神话。

癸未霜降日记

绵 纸

笔、墨、纸、砚——“文房四宝”是中国的发明，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重要标志。但正如皇帝衣锦衣，百姓服布服的道理一样，“四宝”也透露着森严的等级。金瓿是“宝”，瓦釜未尝不是“宝”；至于“文房”，一般百姓人家未敢望洋。“凿壁”“萤囊”都是悲苦人家的发明，进入国文经典，是勉励勤学，让你从棚寮、从陋室、从亭子间走出来，末了得陇望蜀而已——中国文化中的“劝学”是一种诱惑，一种至死不泯的精神。

但真要学至科甲，进士及第，金榜题名，学到“翰林”“入宰”的程度，恐怕不是人人能为、一朝一夕的事；于是，“文房”中的四种宝器就得度身而治，不必非同大学士弄成一个样子，动辄“湖笔”“徽墨”“宣纸”“端砚”“歙砚”。但也有例外，我的一个远亲，算是舅爷，游商江南，生意不再，回家时一文不名，却揣了一方歙砚回来，他的守寡亲娘还说：“我儿见大了，其志可嘉！”但舅爷终归还是一个只有一间铺面的皮草商人，他的一笔不归体的章草，被族内讥为“苍蝇翅膀”，往往不敢示人。枉有了那一方古董歙砚。

舅爷的“苍蝇翅膀”在绵纸上飞动的情景，我至今记忆犹存。

初学书者，多用价钱便宜的绵纸，舅爷偷偷摸摸用白绵纸习字，生怕被人窥去了学童般的愚拙，这倒真有些须自知之明。再则，一个皮草铺子，有的是用来做衬子的厚薄不一的各式绵纸，这叫我们这些顽童多了几分觊觎的兴趣。

绵纸不是用棉花，或竹子做成的。据罗养儒《云南掌故》说：“绵纸，系用楮树的枝叶及其树皮制造。”未见反证，姑且信之。楮树又称穀树、构树，落叶乔木，开淡绿色花，结红果，滇黔两省多生。故为云贵特产。

绵纸所以叫绵纸，大约取其色白质软有绵性，如同“牛皮纸”叫牛皮纸而并非用牛皮做的一样。

绵纸的种类和用途极多，可以用来絮丝絮棉，做冬装的衬子。旧时做西服，也用上好的绵纸、猪鬃做衬，挺括而耐熨烫。最次等的绵纸用来裱糊窗户，透光透气保暖，所谓“捅开一层窗户纸”的纸，就是“捅”的绵纸。中等的绵纸可以书写印刷，我见至今遗存下来的明、清写经和诸多纸本抄本，不少就是绵纸的，轻软柔和，耐墨不朽，手感又极好，一卷把握，开掩自如，颇为随体，真是舒坦极了；不似今天的各种铜版纸图书，不独分量沉重，可称块垒，御敌当前，就是将这样的书掰开，也要不少搏战的气力。这样的书是为陈列、上架子装模作样用的，不是给人来“捧读”的。这与古代的观念似有不同。今日文化的颓势，大约同此种奢靡而不务实有很大关系。要昏了头来做“文化人”，先得验试其体力；而体能特强者，则先想着做 NBA，至少“迷”入其中；或做成“功夫”明星，至少是“替身”。一个孩子的书包有十斤重，十年下来，背躬腰驼，先自废了人种。于是，“文化”与“人”不再相干。

孩子喜爱绵纸，它的“玩场”很多。绵纸可以用来裱糊风筝，着墨施彩都极容易。绑好风筝的骨架，在竹篾的嫁接处要用一寸许的绵纸条将茬口糊好，这道功夫极为紧要，可以紧固绵线接头，又不致使风筝摔下来散架，或戳伤了人；厚绵纸可以用来做花鸟绘画的“拷样”，也可以画了古人，做“皮影”；绵纸吸水性好，又可以做成标本夹，留住春花秋草的骨相。当然，绵纸的最大用度，在孩子用来做“影本”，薄而轻的绵纸能透底，临摹大字，敷在临本上，原字笔画很清晰，一笔一画不致失真。那时的孩子，倘要学书，没有不用绵纸做影本的。

中国有惜墨传统，指的是不滥施笔墨，没有说的偏要说，没有写的偏要写，驴唇入书，马嘴也入书，呕物之秽，也“洋洋洒洒”，似乎你不听他的，就错过了一本大藏真经。因为惜墨，也就惜纸，尤惜“字纸”，即已经写就了文字或成书的“字纸”。孩子若要将“字纸”入厕方便，或任意撕毁，叠了“纸飞机”，则视为亵渎神圣，必遭长辈训斥。孩子都有这样的经历，莫不时时敬畏自律。

我的女儿自小有个偏好——尤喜搜集纸张，即使片纸，也惜爱如金。她的宝篋中没别的东西，最多的是蜡光纸、多色卡纸、各式拆解下来的包装纸、那时还很少使用的铜版纸和我从《云南日报》弄来的“切边纸”装订的小小本子。隔些时候，就拿出来一一铺陈，像个小小的博览会。也不用它写写画画，专一的收藏鉴赏，没谁教她。直至读大学，我看她写信留条，往往不留地脚天头，满满密密，不免闲话道这样写不好看。此女却大不以为然。

一个文化传世的大国，有这样的传统，谅非怪事。当然，今日有碎纸机，有比碎纸机更能碎纸的孩子。物大且博，又有资源再生的说道，破费起来就没有边缘。我的一个年轻朋友来请教如何让孩子学书画，二次登门即有“捷报”——六岁的孩子已经耗了一令“徽宣”，顿时叫我哑然失语。

上中学的时候，正值三年困难时期，我的语文教师苦于没有教材（出版社没有纸张印书），要我刻印自编语法教材，三分钱十张的“马粪纸”，粗劣不堪，我做了双面刻印，上课时同学从纸面上拣出草茬、麸皮，结果就“脱了字”，要找“范本”补正；前面提及，那时，《云南日报》有“切边纸”作废处理，消息传出，不啻一大福音。这类从卷筒新闻纸上切下来的边边，宽三寸余，能装订出很阔绰的小本子，且新闻纸吸墨、平滑，书写十分舒坦爽适，但“新闻纸”要到废品站去淘，废品站的那些人忽然有了“学监”的面孔，要价也实在不菲。不得已，我去报社印刷厂“讨”。站在人家厂子门口，见边纸飞舞，馋相毕现——那时的人真好，说，你要就拿，只不准多取，“出门口掖着点”。那年月，很多学生有写蝇头小字的习惯，一页笔记，满布“蝇头”，透风尚且不能，休论“天头地脚”。究其实，吝纸而已。可女儿是隔了一代的人，习性如故，怪也哉！

孩子们自制笔墨文具，一出于节省，再是天性与“生态”使然。我相信，如果遭遇一个窘迫的环境，至少是不太宽余，孩子便会激发创造力，为自己的智力发展寻觅出路。因为纸张的匮乏，孩子生出许多发明：一种影画本是人人都会做的，用蓖麻油与石蜡熔和，敷在蓝色或红色的硬纸板上，上面覆盖一张透明晒图纸（这可以在很多晒图社里找到），就可以

做成影画本，只是所用之“笔”不是一般的笔，它用牙刷把削成细细的管，笔头打磨，使其尖而圆润，在透明纸上一划，即刻显现红蓝笔痕，将纸一揭，笔画随即消逝，如此反复，可用无数次。还有一种包装用的硬纸壳，取书本大小，数层合订，成一厚实的纸板。可以用毛笔蘸清水练习毛笔字，纸板上显出湿漉漉的字来，太阳一晒，干了，再来。再就是“石板书”，与现今在北京景山公园见到的老爷子们的嗜好略同，一支如椽大笔（大多用塑料泡沫做笔头）蘸了清水，就着地上的石板块儿书写大字。只是，那时孩子没有那么大的堂场，无非找一块书本大小的平滑石头，毛笔蘸水习字而已。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商店里有仿照孩子的发明制成的影画本和石笔石板出售，价钱不贵，但能做这种活计的孩子大多不屑，拿在手里闻闻，红蓝底板上一股“香胰子”味，说声“啊，真香！”傲傲然走开了事。

文化本质是一种创造力，相信这一点的人不多；能继承创造力的人才能继承文化，不相信的人未必少。一个孩子听说金字塔是石头堆垒出来的，无论如何不相信，原因是孩子误为“金字塔”了，一“字”失落，让这个充满想象力而畏惧创造的孩子废食两天——这是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故事。

“斗虫虫”

“斗虫虫，虫虫咬着手——嘟——飞！”

“斗虫虫，虫虫咬着手——嘟——飞！”

妈妈把着婴儿的手，使孩子的两个食指在眼前一触，就“飞”开，这游戏叫“斗虫虫”。孩子是很小的婴孩儿，要我来算，六七个月或更小，学语前，当然更在学步前，还窝在妈妈的怀里，一刻少不了母亲的温暖。但婴孩已经有可爱的灵性，能辨听，随声响转动眼睛观察，咿呀尚不成语；能坐爬，但手脚大不安定。除了这时还不曾断乳，妈妈也聊可享受将婴孩举抱，囫圇支摆的乐趣——没有一个做母亲的来叙说她们此刻对孩子感情的微妙变化，以我的猜想，她们从艰难的孕育、生产、哺乳，到了这个时刻，应当初愈合了“剪脐”的疼痛——由她孕育的生命奇迹般地开始从母体分离出去了，成了一个“小东西”。

将孩子窝在怀里，或墩在膝头上，来玩“斗虫虫”，把着他嫩嫩的小手指，在孩子自个眼前一“斗”，画一个优美的大大的弧线，两个指尖（模拟的小虫子）就“飞”了，孩子笑了；于是“虫子”又“飞”回来了，再“斗”，再“飞”；如此反复，妈妈享受孩子的咯咯的笑声。孩子呢？我听到一位著名的儿科大夫倾情的演绎这游戏的意义，“斗虫虫”或类似的游戏可以训练婴孩的“对指功能”，使孩子眼手灵巧配合，对大脑发育颇有助益。特别是孩子的眼睛随“虫虫”飞啊飞的，对眼球环转细小的肌群发育也大有好处。孩子长大了，是不是个个美目秀眼，顾盼生辉，做得了大明星，专家可没打包票，但内中的道理却是可信的。

在昆明俚语中，“斗”同于“逗”，碰着、相遇的意思。说“我逗着谁了”，这里的“逗”或“斗”不是“挑斗”“招惹”“争斗”的意思，仅仅